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精读文库

陈映真卷



华盛顿大楼

中国
人民大学
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精读文库

陈映真卷

赵遐秋 编

华盛顿大楼

中国
人民大学
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盛顿大楼/陈映真著；赵遐秋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看到社，1994.9
（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精读文库·陈映真卷/曾庆瑞等主编）

ISBN 7－300－01930－7/I·120
Ⅰ.华…
Ⅱ.①陈…②赵…
Ⅲ.短篇小说－中国－现代-选集
Ⅳ.I 247.7

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精读文库·陈映真卷
华盛顿大楼
赵遐秋 编

出版发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39 号 邮码 100872）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丰台区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5 插页 2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83 000 册数：1-5 000

定 价：12.70 元

序

●萧乾

80年代我三度访美，两度访问新加坡，结识了很多位用华文写作的东南亚以及散在欧美的华人作家。每次都不但结下深厚友情，还接受了大量赠书。朋友慷慨送书，理应而且也渴望仔细拜读，从而增进了解，并在艺术上观摩学习。但仅仅从新加坡的国际华文文艺营带回并分批由邮收到的，就达500册。我读了其中的一些。由于当时许多地方都渴望阅读并出版这批来自远方的作品，我只好分别赠给了汕头大学华文文学研究中心、现代文学馆以及几家准备出版这类作品的出版社。当时我就想，倘若有一套有代表性的精选 文库多好！那就更便于普及，使国内读者对于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概况，获一轮廓性认识，知道都有哪些重要作家及其杰出作品，并通过阅读，对地球各个角落的炎黄子孙的生活及思想感情有所了解。

这套《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精读文库》的问世，就使我这个梦想变为现实。我深信这套书必将在促进海内外文化交流方面，起巨大的作用。

现在世界不少地区为促进经济合作，都在组织共同体。我有

时想，散居在各大洲的华人，各地都有不少位用华文写作的作家，在作品中描绘他们丰富多采的生活及错综复杂的感情。我们可不可以成立一个华文文学的共同体，相互沟通，切磋琢磨，从而对人类的文化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精读文库》
缘 起

●曾庆瑞

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国大陆上“五四”时期以来的新文学在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和海外一些国家的延伸和发展。

作为中国大陆上新文学的分支和组成部分，在台湾地区，这种新文学是本世纪20年代初就开始了在当地的发展的。虽经日据时期的艰难，仍绵延至今，历80年的岁月而不衰，以其独具的特色与海峡这边的大陆新文学相呼应。

在海外，它也是在20年代，于新马等南洋一带兴起。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里，马华新文学已经蔚为大观。迁延而及，泰华、菲华等新文学，也方兴未艾，日见其声势之可观。本世纪40年代末期以后，由大陆，或经由台湾、香港出境，又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定居海外，特别是定居于欧美各国。于是，又一批华文文学作家出现。发展到最近十余年，在西方，以美华文学为主体，名家辈出，佳作纷陈，竟在世界文坛上独树一帜，影响日益深远。现在，海外华文文学作家遍布世界许多国家，海外华文文学已经成了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了。

至于香港和澳门地区的文学，40年代之前，和内地是一个整

体。那以后，社会的发展有了自己的特点，生活的变化又给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一度，人称香港、澳门地区为文化沙漠。其实不然。那里的文学也自有特色，自有成就。

处在一个对外开放、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时代与社会，我们不能不介绍这样的文学，不能不研究这样的文学，不能不在整个民族文化的积累里给它一个恰当的地位。通过这样的介绍和研究，我们将有可能把这种文学放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史的宏观世界里加以考察，并从“根”的角度对这种文学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作出应有的评价。这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它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领域里一个空白的领域将被开拓出来，我们民族的文化宝库里又将增添一项丰美的积累，既有现实的认识价值，应用价值，又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这也是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家的共同的迫切要求。欧洲华文作家协会首任会长赵淑侠女士就很坦诚地说过，他们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他们“需要更多更广的认知和沟通”。她所说的认知和沟通，当然首先意味着故国文化对他们的认知和沟通。为此，在海外，华文文学作家一直在努力把这种文学介绍回中国大陆本土，促进中国大陆本土的读者和学术界对这种文学展开研究，作全方位的、多层次的交流。

与此相呼应，中国大陆的学术界、文艺界、出版界和高等教育界也引起重视。一些介绍、研究工作也已开始进行。许多大学的课堂里开设了相关的课程。有的还培养了海外华文文学这个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不止一个的专门研究机构，在北京、上海、广州、汕头、福州等地的大学和社会科学院系统，纷纷建立起来，投入了运转。所有这些努力，都已初具成效。整个事业，前景十分光明。

在这个事业里，我们选取了一个课题，即：用《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精读文库》的形式，把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的优秀

作品，或作家们的代表性的作品，介绍给大陆的广大读者。

我们的宗旨是：介绍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的作家和作品；提供这种文学的研究资料；传播这种文学的研究成果；积累这种文学的历史的现实的总体的成就；以促进这种文学和中国本土上的“根”文学的交流；丰富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事业，有利于这一事业的发展。对于当前高等院校正在开设的有关这种文学的课程来说，本《文库》无疑也将提供一份重要的教学参考资料。

我们深信，本丛书预定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我们将同心协力，热切地期望着，在这项事业中，为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本土上“根”的文学之间，架好一座金色的桥梁。

目　录

[1] 陈映真小传

Ⅰ

[5] 面摊
[14] 我的弟弟康雄
[22] 将军族
[36] 一绿色之候鸟
[53] 哦！苏珊娜
[60] 唐倩的喜剧

Ⅱ

[87] 贺大哥
[121] 铃铛花
[153] 赵南栋

Ⅲ

[227] 夜行货车——华盛顿大楼之一

[265] 云——华盛顿大楼之三

[343] 陈映真创作系年

[346] 拥抱爱的人（编后记）

陈映真小传

陈映真，男，1937 年 11 月 6 日生于台湾竹南中港，原名陈映善，两岁过继给三伯父时改名陈永善，笔名除陈映真外，还有许南村等。1944 年随家迁居台北县莺歌镇，1950 年莺歌国小毕业，1957 年省立成功中学毕业，考入台湾淡江文理学院（现为淡江大学）外文系。1959 年（大学二年级时），尉天骢主编的《笔汇》发表了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面摊》。1961 年大学毕业后，先后担任过中学教师、《笔汇》和《文学季刊》的编辑。1964 年《现代文学》发表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将军族》。1968 年应邀赴美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前，因“民主台湾同盟”案被捕，先后在屏东、火烧岛等监狱被禁七年，1975 年出狱。1977 年参加了台湾地区乡土文学论战，发表了重要理论文章，有《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乡土文学”的盲点》等。1978 年 10 月 3 日再次被捕，36 小时后被释放。1983 年赴美参加了国际文学笔会。1985 年 11 月创办的图文并茂的新型报导文学杂志《人间》问世。台湾版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将军族》、《第一件差事》；中短篇集《夜行货车》、《华盛顿大楼》第一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山路》；理论文集《知识人的偏执》、《孤儿的历史，历史的孤儿》等。香港版的作品有：《陈映真选集》等。1988 年 4 月他把全部作品辑集为《陈映真作品集》，共 15 卷，由台湾人间出版社出版。



面摊

[1]

“忍住看，”妈妈说，忧愁地拍着孩子的背：“能忍，就忍住看罢。”

但他终于没有忍住喉咙里轻轻的痒，而至于爆发了一串长长的呛咳。等到他将一口温温的血块吐在妈妈承着的手帕中时，妈妈已经把他抱进了一条窄窄的巷子里了。他虽然觉着疲倦，但胸腔却仿佛舒爽了许多。巷子里拂过阵阵晚风，使他觉得吸进去的空气凉透心肺，像吃了冰水一般。

“妈妈，我要吃冰。”

他的两手环抱着妈妈的肩膀，将半边脸偎着妈妈长长的颈项。他的呛了满眶泪水的眼睛，正看见妈妈背后远远的巷口穿梭地来往着各样的人群和车辆。除了有些疲倦，他当真觉得很安适的。妈妈轻轻地摇着他，间或也拍拍他的背。

“等大宝养好了病，妈妈给你吃很多的冰，很多很多的。”

黄昏正在下降。他的眼光，吃力而愉快地爬进过巷子两边高

高的墙。左边的屋顶上，有人养着一大笼的鸽子。妈妈再次把他的嘴揩干净，就要走出去了。他只能看见鸽子笼的黑暗的骨架，衬在靛蓝色的天空里。虽然今天没有逢着人家放鸽子，但却意外地发现了鸽笼上面的天空，镶着一颗橙红橙红的早星。

"……星星。"他说。盯着星星的眼睛，似乎要比天上的星星还要晶亮，还要尖锐。

[2]

妈妈抱着他回来的时候，爸爸正弯着腰，扇着摊子下面的火炉。妈妈一手抱着他，一手随手拿起一块抹布擦着摊板子。他们还没有足够的钱安上一层铝皮，因此他们就特意把木板的面摊擦得格外洁净。大圆锅里堆着尖尖的牛肉；旁边放着一个萝筐的圆面饼，大大小小的瓶子里盛着各样佐料。

"又吐了么？"男人直起腰来忧愁地说，一面皱着脸用右袖口揩去一脸的汗水。牛肉开始温温地冒起气来。黄昏分外的浓郁了。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沿着通衢的街灯，早已亮着长长的两排兴奋的灯光。首善之区的西门町，换上了另一个装束，在神秘的夜空下，逐渐地蠕动起来。

妈妈没有说什么，顺手舀了一碗肉汤给她的孩子。他很热心地喝着浓浓的肉汁。爸爸用一种安于定命的冷漠看着他，随又若有所思地切了一块肉放到孩子的碗里，仿佛这样便能聊以补补孩子被病菌消耗的身体。

肉汤沸滚起来的时候，摊旁已经有两三个人坐着。他们从人潮的行列里歇了下来，写写意意地享受了一番，又匆匆地投入那不知从那里来也不知往那里去的人群里。

"加个面饼么？"

"您吃香菜罢？"

“辣椒——有的。”

男人独自说着。女人和孩子却闲坐在摊子后面。虽然他们来到这个都会已有半个多月，但是繁华的夜市对于这孩子每天都有新的亢奋。他默默地倾听着各样不同的喇叭声，三轮车的铜铃声和各种不同的足音。他也从热汤的轻烟里看着台子上不同的脸，看见他们都一样用心地吃着他们的点心。孩子凝神地望着，大约他已然遗忘了他说不上离此有多远的故乡以及故乡的棕榈树；故乡的田陌；故乡的流水和用棺板搭成的小桥了。

（唉！如果孩子不是太小了些，他应该记得故乡初夏的傍晚，也有一颗橙红橙红的早星的）

[3]

大约是最后一抹暮晖消逝；以及天上开始亮起更多的星星之后，忽然从对街传来匆促的辘辘声。妈妈抱着孩子朝着爸爸伫视的方向看去，看见两三个摊车正忙着推过街去。这个骚动立刻传染了远近的食摊，于是乎辘辘的声音就越聚越大了。爸爸也推着他的安着没有削圆的木轮的摊车，格登格登地走了。这些摊车们冲坏了仿佛也有些规律的人潮，辘辘地涌过通衢去了。而人潮也就真像切不断的流水一般，瞬即又恢复了他们潺潺的规律。

女人和孩子依旧坐在原来的地方，不一会果然看见一个白盔的警官。他慢慢地从对街踱了过来，正好停在这母子俩的对面。他把纸夹挟在他的左臂下，用右手脱下白盔，交给左手抱着，然后又用右手用力地搓着脸，仿佛在他脸上沾着什么可厌的东西似的。店面的灯光照在他舒展后的脸上，——他是个瘦削的年轻人，他有一头森黑的头发，剪得像所有的军官一样齐整。他有男人所少有的一双大大的眼睛，困倦而充满着情热。甚至连他那铜色的嘴唇都含着说不出的温柔。当他要重新戴上钢盔的时候，他看见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